

中

花开锦绣

吱吱

起点白金大神
古风宅斗领军人物

流潋紫

唯一推荐

《庶女攻略》

作家吱吱完美力作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花
开
锦
绣

中

吱吱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开锦绣(中)/吱吱著.—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5339-4036-2

I. ①花… II. ①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07081号

责任编辑 王晶琳
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
内文设计 吕翡翠
责任校对 杨爱英
责任印制 朱毅平

花开锦绣(中)

吱吱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开本 700毫米×980毫米 1/16

字数 314千字

印张 15.75

插页 1

版次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036-2

定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目录


102	080	070	047	031	015	001
第二十一章 甜蜜	第二十章 深情	第十九章 告状	第十八章 事发	第十七章 躲避	第十六章 开战	第十五章 教训





目录

228	208	187	171	152	132	119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二章
缠绵	新婚	重逢	遗憾	京都	分别	激情



第十五章
教训

悬腕提笔，娟秀的簪花小楷就一个个落在了微黄的宣纸上：“……醋两坛，二百八十文；酱油两坛，三百一十文；胡椒十斤，一千二百文，共计……”

傅庭筠放下笔，慢慢地打着算盘。转眼已是腊月二十二，她和郑三夫妻一直忙着置办年货。

她在家里的时候曾协理大伯母主持中馈，现在家里也不过三个大人、两个小孩，倒也井井有条，没出什么差错。

明天就要祭灶神了，也不知道他们在庄浪卫过得好不好，会不会回来过年，有没有什么东西要捎带过去的。这么一想，拨着算盘子儿的手就停在了那里。

“我一有空，就回来看你……”他低沉而温柔的声音又在她耳边响起。

她不由得咬住了红唇。骗人！说好一有空就回来看她的，可自从月头的时候让人捎了一封平安信回来，就再也没有了音信；写信也不回，让她日夜担心，就没有睡个安稳觉。

想到这里，她有些心浮气躁起来，手狠狠地拨了拨算盘子儿。噼里啪啦的木珠撞击声响起，让傅庭筠心头一惊，缓过神来。

这个家伙，就算没有把这句话放在心上，颍川侯等人的年节礼怎么办，也得拿个章程才是；要不是等他那边的消息，她何至于前两天才急匆匆地派了郑三去送年节礼。

好在郑三是会办事的人，在给几家的管事悄悄塞了些银子之后，几家的管事答应在各位大人面前帮着说说好话；要不然，她可真是要急得跳脚了。

想到这些，傅庭筠又有些走神。

郑三娘走了进来，“姑娘，戚太太过来了。”

戚太太住在傅庭筠的隔壁，丈夫在总兵府库房做吏目，虽然不入流，却是个肥缺。

或许如此，戚太太才长得白白胖胖的，如一尊笑口常开的弥勒佛。

她进门就笑咪咪地拉了傅庭筠的手，“让你费心了，还特意给我们送了年节礼。”说着，朝傅庭筠眨了眨眼睛，“前两天有人给我们家大人送了一筐胡萝卜，我拿了些过来，你尝尝鲜。”

傅庭筠强忍着才没有笑出来，想必这胡萝卜又是什么人孝敬给戚吏目的。她一边道着谢，一边请戚太太到厅堂里坐下。

郑三娘奉了茶。

戚太太喝了一口，立刻瞪大了眼睛，“哎哟，这可是上好的碧螺春，一斤怕得要十几两银子吧？”

这是上次在永靖的时候买的。傅庭筠含蓄地道：“戚太太觉得好喝就成了。”

“好喝，好喝！”戚太太一双小眼睛骨碌碌直转。

傅庭筠会意，立刻吩咐郑三娘：“把这茶叶给戚太太包上一斤。”

“不敢当，不敢当。”戚太太连声推辞，傅庭筠但笑不语。

说起来，有些事得感谢这位戚太太。赵凌走了没几天，戚太太就提了几盒点心登门拜访。她先是眯着一双小眼睛前前后后把宅子打量了一番，然后像今天一样，拉了傅庭筠的手在厅堂里说话：“听说你们家是从京都来的？”

傅庭筠微微一愣，哪有这样直言不讳问人家事的？她虽然心中不悦，但还是客气地道：“不是，我是平凉县人。”

戚太太面露失望之色，道：“那颍川侯为何亲自让知事领了赵爷去报备啊？”

傅庭筠突然明白过来，原来人家是来探他们底细的。话问得这样直接，可见是欺负她年纪小，不懂事。只是不知道她是奉了戚吏目之命而来呢，还只是因为喜欢听人秘辛、道人是非呢？想到这些，她不由得心中一凛。

戚氏夫妻如果只是好奇那还好说，如果戚吏目也是奉他人之命前来打探的呢？她脑子飞快地转着。

祖母曾告诉她，看事情的时候，既要看见坏的，也要看见好的。既然有人想听他们的事，那她不如“据实以告”好了。

“我家有亲戚在京都，”傅庭筠故作含糊地道，“所以颍川侯才让知事领了九爷去报备的。”

她的父母在京都，这也不算扯谎吧？

“真的？”戚太太精神一振，“那你们家亲戚在做什么？”

傅庭筠道：“有的外放做过知府，有的在翰林院里做过侍讲，要看戚太太具体问的是谁了。”

戚太太听得眼睛都亮了起来，道：“那你怎么跟着来了张掖？我听说，你们可是未婚夫妻。你这样跟着过来，你们家里的人难道就不管？怎么不先定一个名分再说？”

傅庭筠臊得满脸通红，却不能不答；否则，明天这谣言就会满天飞了。而且对十

六爷的那番说辞又不能用在这里，她只好现编：“我们家遇到了流民，九爷又急着到总兵府报备，只好把我带了过来。等过些日子，会送我去京都的。”

戚太太看着她鬓角的小白花，恍然大悟。

傅庭筠却在心里暗忖，不能让你到我家里来瞧了个遍，我却对你一无所知，哪有这么好的事！

“戚太太，您是哪里人氏啊？”她目光清亮地望着戚太太，“我看您肌肤雪白，细若凝脂，不像是张掖人啊。”

把个戚太太说得心花怒放，不过一盏茶的工夫，傅庭筠就把戚太太是分守镇番的陈大人的远房表妹，因为得了胡参将的保荐，傅庭筠才能在库房当差的事打听了个一清二楚。

因为两人相谈甚欢，戚太太简直要把傅庭筠引为知己，没什么事就来串门。

偶尔遇到傅庭筠在教阿森读书，傅庭筠会让戚太太等一会儿，出来后，她会面带歉意地道：“功课讲了一半，不好半途而废，让戚太太久候了。”

戚太太神色异样，“姑娘原来还会识字断文？”

傅庭筠谦逊地道：“也就是讲讲《千家诗》，其他的，可就力不从心了。”

戚太太再看她，就多了几分忌惮。

傅庭筠这才松了口气，让郑三出去打听，看有没有人在议论他们家的事，都议论些什么。

郑三笑着回来。

“外面的人都在说，我们家在朝廷里有人，九爷到庄浪卫去，不过是为了积累军功好升迁罢了。还说，我们家典这宅子一文钱都没有花，是那个西宁卫佥事为了巴结九爷白送的。说姑娘出身大家，不仅端庄娴静，女红针黹样样精通，而且还擅长诗棋书画，八股文章。”

傅庭筠听得冷汗直冒，领教了谣言的威力。

戚太太的一盏茶还没有喝完，郑三娘的茶叶已经送到了。戚太太不再推辞，笑吟吟地接过茶叶，闲聊了几句，便起身告辞。

傅庭筠把戚太太送到了门口。

有马车从门口飞驰而过，雪水溅到了戚太太的裙子上。

戚太太气得发抖，立刻指着马车道：“哪个不长眼的小子，赶着去奔丧啊！”

快过年了，这句话说得刻薄了些。

车帘立马撩了起来，露出一张亦嗔亦怒的俏丽脸庞，“是谁呢？满嘴的杂碎！”

几个人就打了个照面，然后俱是一愣，马车里坐的是陌毅小妾鲁氏的贴身婢女雪梅。

在戚太太拜访了傅庭筠不久，鲁氏曾上门拜访，当时贴身服侍的，就是这位雪梅。她当时一双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傅庭筠，看得傅庭筠莫名其妙，印象非常深刻。

“原来是傅姑娘。”雪梅由跟车的婆子扶着下了马车，屈膝朝着傅庭筠福了福，“不知道是姑娘在这里，刚才多有冒犯，还请姑娘不要放在心上。”口气、身段都很软，却看也没看戚太太一眼。

戚太太气得脸色发青。

雪梅只是笑着和傅庭筠寒暄：“刚才出门的时候，姨太太还说起姑娘送的年糕，洁白如霜，不黏不腻，十分好吃。还让我看着姑娘哪天得闲，也教我做了，什么时候嘴馋了，就做一些。”

傅庭筠的年节礼里，有十斤年糕，可这年糕是在街上买的，并不是她做的。只是此刻这个架势，实在是不宜实话实说。她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雪梅只说是快到春节了，寻思着她忙，改日再来拜访，然后扬长而去。

戚太太气得全身的肥肉直抖，半晌才咬着牙不齿地“呸”了一声，狠狠地道：“什么姨太太，不过是在张掖请了两桌酒；能不能进陌家的门，那还得看陌夫人点不点头，看陌家的老太太开不开恩。别到时候一脚踏空了，连个名分都争不到。”

这种事傅庭筠还是第一次听到，她暗暗有些吃惊，更不想背地里论人长短，笑着问戚太太要不要紧，要不要到她屋里换一条裙子再回去。

戚太太的脸色这才好了一点，向傅庭筠道了谢，回了自己家。

傅庭筠摇着头进了屋。

王义的夫人派人送了帖子过来。

“初五我们家夫人请春客。”王夫人贴身的妈妈傅庭筠还是第一次见到，之前她派人给王家送了年节礼，王家依礼还了礼，“请姑娘务必去热闹热闹。”

傅庭筠收了帖子，“多谢你们家夫人，只是我有孝在身，还请夫人原谅。等除了服，我亲自去向夫人道谢。”

王夫人贴身的妈妈没有勉强，笑着说了些“是我们家夫人疏忽”之类的话，起身告退。

傅庭筠吩咐郑三娘送她出去。

郑三娘本就是聪明伶俐的人，郑三又是见过世面的，加上傅庭筠细心的教导，一些日常的礼节她很快就学会了。

她陪着王夫人贴身的妈妈出了厅堂，就从衣袖里掏出个荷包笑吟吟地递给了王夫人的贴身妈妈，“妈妈辛苦了，这是给妈妈喝茶的。”

王夫人的贴身妈妈笑着道谢，大大方方地接了过去，坐着马车离开了后街。

傅庭筠很快把这件事抛到了脑后，和郑三娘他们一起祭了灶神，清扫庭院。因为不知道赵凌家里的情况，她又是女子，不好安排祭祖的事，把从庙里求来的诸天神像挂在了中堂，买了个仿青铜的三足鼎、一篮子胳膊粗的香烛回来，准备着大年三十好拜神，又买了十二个大红灯笼挂在了大门和屋檐下。

阿森欢天喜地跑了进来，“姑娘，姑娘，九爷回来了！”

“真的？”傅庭筠喜出望外，丢下贴了一半的窗花就跑了出去。

有人牵着马走了进来，高高的个子，挺拔的身姿，稳健的步伐……傅庭筠突然有点害怕，脚步越来越慢，停在了院子中央。

清亮的眸子定定地落在了她的身上。

“我回来了！”他轻轻地道，笑意从眼底溢出，染亮了他的脸庞。

傅庭筠上上下下地打量着赵凌，他穿着一件玄色的漳绒袍子，外面罩着一件宝蓝色棉氅衣，脚上是黑色的牛皮靴子，手上拎着马鞭，面色红润，神采飞扬，像个打猎归来的贵公子，哪里还有从前的一丝影子。

傅庭筠突然间眼睛发涩，鼻子发酸。这浑蛋，她在家日夜为他担心；他倒好，吃得好，穿得好，一句轻飘飘的“我回来了”，就要把那些让她担惊受怕的日子都抹杀了。

她不由得紧紧地咬了咬唇角，淡淡地说了句“九爷回来了”，然后吩咐阿森：“快给爷把马牵到马棚里去。”声音冷静又理智。

赵凌面露困惑，呆立当场。

“西安府那边的产业暂时还没有什么收益，宝庆楼的银票最好是留着应急的时候用。九爷带了两千两银子过来，加上我这里的，加起来有三千五百四十二两六钱。我们刚刚落定，什么东西都得买，家里一个月大约要七八两银子的嚼用……年节礼，我就自作主张帮你打点了。颍川侯那里按着二百两银子置办东西；刘副总兵那里，五十两；分守庄浪卫的王大人，六十两；分守西宁的胡大人、分守肃州的彭大人、分守镇番的陈大人，各二十两；陌毅那里，四十两；戚吏目等几家认识的邻居，每家三百文……”

屋子里安宁寂静，傅庭筠的声音如小珠大珠落玉盘般清脆悦耳，赵凌却头皮发麻。她刚见到他的瞬间眼底那毫不掩饰的喜悦之情他看得一清二楚，可转眼间，她就变得克制、礼貌，而且……疏离。

他当时非常地惊愕，但不过心念一转就释然了。当着那么多的人，她听说他回来的消息能小跑着出来见他，她对他的心意如何，已不言而喻，他怎能再苛求其他？

想到这些，他脑海里就浮现出她娇美的容颜因为看见他如繁花绽放般艳丽无双时的情景，满心的欢喜就挡也挡不住地漫过心田，目光就片刻也不想离开她。

他坐在厅堂的太师椅上，看着她脚步轻盈地走到门口，笑着接过郑三娘送来的装有热水的提壶。她白皙的手指提着黑漆漆的提梁，莹润细腻，如上好的羊脂玉，让他忍不住想握在手里摩挲一番，是玉更光洁，还是她的手更光洁。热气腾腾的水落在莹白的茶盅里，她微微向后挪了半步，好像是害怕被水烫着似的。他想起她曾经说过经常为祖母沏茶的话，也不知道有没有夸大其词……他的笑容更深了。

她已端起茶盅放到了大红色描金海棠的茶盘里，双手捧盘，微笑着向他走来。绿色的是茶，葱白的是手，红彤彤的是茶盘，鲜艳明丽，如春天的颜色，让人流连，让他不由自主地笑着起身接过茶盅。然后她客气地微笑，坐在了他身边的太师椅上，没有问

他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没有问他吃过饭了没有，没有问他这些日子都在做些什么……而是轻言细语地和他算起家里的嚼用来。

那种就事论事、客气中带着冷漠的模样儿，就算是再粗心的人也能感觉到她的异样，何况一向观察入微的赵凌。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呢？他当时打断了她的话，道：“这些都是小事，你做主就是了！”

只是话音未落，傅庭筠的脸色就又冷了几分，不悦之情溢于言表，“九爷费了那么大的劲，不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脱颖而出、摆脱受制于人的困境吗？莫非，月余不见，九爷改变了主意，竟然连给上司送年节礼的事也变成了小事？”她那略带讥讽的口吻让他一时语塞。

她乘机和他说起年节礼的事来：“一直等到腊月二十，九爷那边还是没有什么动静。我想着原来在家里的时候，过了小年再送年节礼，就有些不成敬意了，就让郑三拿着你的名帖去各府请了个安……”

这件事他早有准备，可望着傅庭筠仿佛有着一层薄霜的脸庞，想到她全意为他操持的心意，他突然间失去了和盘托出的勇气。

“是我疏忽了。”认错的话就这样像没有经过脑子似的脱口而出，他顿时大为尴尬。

虽然已经下决心会对她好，可也不能这样不问对错吧？有些该说的话还是应该说说的。抬眼却看见她神色微霁，声音里也多了一丝暖意，他立刻放弃了刚才的决定。

男子汉大丈夫，何必和一个女子计较这些口舌之快？既然她如此在意这件事，自己就当是哄她开心好了，也不必总是拘泥对错之类破坏彼此间的气氛。

傅庭筠见赵凌爽快地认了错，心里纵然满是恼怒，也不好把人逼到墙角去没有一丝转圜的余地，不由得放松了语气，道：“鲁大人那里，你可曾去过了？”又想到他临走时把家当都交给了我。或许，他以为把钱都交给了她，她自然会帮着他打点这一切，所以才没有管。心里的怒气一下子就消了大半，声音也变得柔和起来，对他说了句“你等会儿”，转身进了内室。

赵凌不明所以，等了大约半盏茶的工夫，傅庭筠折了回来，将一个宝蓝色织着缠绕花宝相纹的钱袋子放到了他的手边，“这里有二百五十两银子，其中二百两你拿去给鲁大人买东西，我让郑三快马加鞭地送去庄浪卫，只说是你一早吩咐家里的人了，因为路途遥远，天气不好，耽搁了。想必鲁指挥使也不会太过责怪。余下的，你过年的时候应酬用。既然回来了，陌毅那边总是要走走的……”

等等，她难道以为自己会在张掖过年不成？赵凌隐约觉得有点头痛，多年来养成的杀伐决断却让他明白，这件事越拖，后果就越严重，但他又不想让傅庭筠再次不悦，略一思考，他笑道：“我这次回来，就是陪着鲁指挥使来给颍川侯送年节礼的。他的那份，正好送到客栈去，也免得郑三往庄浪卫跑一趟。”

傅庭筠惊讶地望着赵凌，原来不是回来过年的，而是陪着上司送礼的。能陪着上司来送礼，赵凌和鲁成应该相处得不错吧？她悄悄地松了口气。

赵凌硬着头皮点了点头，笑道：“我马上就要回客栈，下午还要陪着鲁指挥使去见颍川侯。”

傅庭筠突然觉得心里空荡荡的，心中的怒火化成了一股青烟，早袅袅不见踪影，心思全放在了那句“马上就要回客栈”的话上，忙道：“你用过早膳了没有？有没有约好什么时候回客栈？”想到刚才她有意冷落他和他唠唠叨叨地说了半天废话，心里很是后悔，又急急地问他，“有没有耽搁你的正事？”

赵凌看着她那关切的表情，嘴角高高地翘成了个愉快的弧度。

“不要紧。”他向她解释，“鲁指挥使一到客栈就让我回家看看，我瞧着那样子，只怕是有什么事要避着我，说不定中午还会一起用膳。我只要在他和颍川侯约定见面的申初之前回到客栈就行了。”

傅庭筠放下心来，想到刚才他说的“鲁指挥使一到客栈就让我回家看看”的话，知道他还没有用午膳，扭头朝着长案上计时的沙漏看了一眼，见此时才刚过午初，心情又松懈了几分，道：“那九爷就在家好好歇个脚吧。”想着正房西间的炕是冷的，等炕烧热，他也该走了，商量着问他，“我让郑三娘把阿森屋里收拾收拾？”

从前的经历让他养成了哪里倒下都能很快睡着的习惯，对这些倒不讲究，笑道：“行啊！以前又不是没睡过。”

也是！傅庭筠叫了阿森服侍赵凌去梳洗，吩咐郑三立刻上街去照着给颍川侯的年节礼再买一份回来：“……也不全一样。记得把那琉璃杯换成玉杯，如果没有玉的，换成金的也行；黄杨木的镇纸换成笔架。”喊了郑三娘，“九爷用了午膳就走，赶紧做午饭。”想着赵凌既然不回家过年，那些置办的年货留着也没什么意义了，又吩咐郑三娘，“把戚太太送的胡萝卜拿出来烧了羊肉，再把干黄花菜泡出来清炒一盘……”一时觉得有很多事要嘱咐，索性道，“算了，还是我下厨吧。”

整个屋子里的人都动了起来，热闹喧阗扑面而来，却让人觉得温馨而踏实。

赵凌洗了脸，换了一身干净的衣裳躺在温暖的炕上，阿森立刻凑了过去，“爷，您给我讲讲军营的事吧？”满脸的渴求，“等再过几年，您也把我弄到卫所里去吧？”

“等你能拿得动刀了再说。”赵凌笑着亲昵地拍了一下他的脑袋，想起在厨房里的傅庭筠，问他，“傅姑娘这些日子在家都干了些什么？”

“也没干什么。”阿森有些无聊地道，“天天待在家里，不是做针线就是教我读书，隔壁的戚太太偶尔会来串串门。您走后，我只上过两次街，还都是姑娘让郑三哥去置办年货，郑三哥要人在车上帮忙看着。”

这小子，从小跟着他野惯了，不过月余就受不了了。

“你要听傅姑娘的话，知道吗？”赵凌正色地叮嘱阿森，“我们以后要过正常的日子，傅姑娘教你的那些东西，就是正常孩子该学的，你要跟着好好学。”

阿森最听赵凌的话，虽然不解，但还是连连点头。

赵凌却有些发起呆来，有了傅家的这位九小姐，他的日子也会慢慢正常起来吧？每日为柴米油盐奔波，为出人头地谋划……汲汲营营，有时候，未尝不是一种幸福。他晒然一笑。

此时，有男子的声音在大门口喊：“有人吗？”

赵凌坐起身来，阿森忙跑去开门。不一会儿，陌毅随着阿森撩帘而入。

“你这家伙，回来了也不吭一声！”他笑着朝赵凌的肩膀轻轻地捶了一下，看似粗鲁的动作里透着亲昵，“要不是遇见了鲁成，我还不知道呢！”

鲁成的族妹，当初由鲁成做主，做了陌毅的妾室。他既来给颍川侯送年节礼，又怎么会忘记陌毅呢？

赵凌笑着请他坐下，“这几天卫所的人都往总兵府跑，怕你没空。既然来了，一起在这里用午膳吧？”

“好啊！”陌毅欣然道，“说实在的，我一直惦记着你们家那位的手艺呢！”

鼓蓬蓬的白面蒸饼，一碗汤白如乳的口蘑桃仁氽双脆，一碟香喷喷的胡萝卜烧羊肉，一碟香酥味醇的葫芦鸡，一碟色泽金亮的红烧肉，一碟肥肥的鸡米海参，一碟金灿灿的素炒黄花菜，一碟白生生的白糖蜜山药，一碗六碟，四荤两素。

陌毅吃得如风卷残云，“我就说，你回来，准有好东西吃。”一边说，一边用白面蒸饼在只剩下汤汁的红烧肉碟子里蘸了蘸，塞进了嘴里。

赵凌的吃相比他文雅多了，正端了个葫芦锦鸡的粉彩小碗喝着汤。陌毅就停了箸盯着他看。

赵凌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起来，道：“你虽然不管我，但好歹也是我上司，有什么话只管说就是了！”

陌毅听了“嘿嘿”地笑，道：“你现在知道我是你上司了，那我说了，你可不能拒绝！”

赵凌自然不会上他这个当，缓缓地道：“你且说来我听听。”

陌毅眼底闪过一丝尴尬，顿了半晌才低声道：“我想让鲁氏过来跟着你们屋里的学学女红针黹。”

赵凌诧异。

陌毅表情有些窘迫，道：“明年九月，是我祖母的寿诞，母亲让我把鲁氏带回去……”话说出了口，他的神态反而自然了些，“你也知道，我们家的规矩多，鲁氏长在边荒，哪里知道这些。我思来想去，整个张掖也就你们家那口子可以指点她一二了。”他说着，“喂”了一声，“怎么样？我这可是第一次求你！”声音有些紧绷，一来是不习惯于求人，二来对着赵凌，他隐约觉得摆世家公子的谱儿也未必有用，心情有些紧张。

赵凌眉头微蹙，“这事得和傅姑娘商量商量才行。”

陌毅闻言大笑，整个人都松弛了下来，“那这件事就这么说定了！”

谁家的事不是男人说了算？既然赵凌都答应了，这事也就成了。

“来，我敬你一盅。”他喜笑颜开地举杯。

厨房里，傅庭筠将烙好的肉饼用柳筐装了放在外面的窗台上——待凉了，用包袱包好了，让赵凌带给杨玉成和金元宝他们。

小耳报神阿森跑了过来，“姑娘，姑娘，陌将军说，让您教他的小妾规矩。”然后把陌毅的话学给傅庭筠听。

傅庭筠从小在大家族里长大，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是最基本的处事原则。那位鲁氏，还真给戚太太说中了，照这样看来，最多也就是个外室，连妾都不是。让她去教她规矩，哪天碰到了陌毅的夫人，她又当如何面对？

但想到赵凌求陌毅的地方还多着，她也只好叹口气，“去跟九爷说，让他应了就是。”

阿森哪里知道这其中的弯弯绕绕，只知道傅庭筠看在九爷的分上答应帮陌毅，高高兴兴地去了厅堂。

尽管如此，赵凌还是没有答应陌毅。

“我们犯不着连他屋里的事都管。”他走的时候对傅庭筠道，“你只管院门紧闭，他要是折腾了，还有颍川侯，想必侯爷也不愿意陌毅为了这件事和家里生分。”

傅庭筠点头。

赵凌就低声叮嘱她：“我只怕元宵节之前都不能回来。元宵节那天，张掖这边有社火，与别的地方大不相同，不如让郑三夫妇陪着你出去走走，别总闷在家里。”

现在人人都在传她有情有义，宁愿跟着未婚夫婿到这边荒来吃苦也不愿意留在京都的亲戚那里享福。她虽然长得张扬，可并不代表她喜欢张扬。张掖巴掌大的地方，她又住在后街，来来往往的就是那些人。她闷在家里都常有人向戚太太打听她什么模样，要是出去走动，只怕背后要跟着是一群指指点点的人。

他又不真的是她的未婚夫……这纸怎么包得住火？常言说得好，言多必失。这做人也一样，到处乱走，认识的人就多，就容易被人认出来。到时候穿了帮，她只怕跳进黄河里也洗不清了，还是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少出去的好。

只是这话不好当着赵凌明说，“嗯”了一声，傅庭筠问起他大年三十祭祖的事。

赵凌愣了半天，有些失魂落魄地写了“先考赵公集云”、“先妣孟孺人”交给了傅庭筠，“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好好祭拜过父母了。”眼中已有泪光闪动。

望着这样伤心难过而显得软弱的赵凌，傅庭筠心中只有不舍，只有怜爱，只有心疼，先前的愤然、不满突然间变得有些可笑起来。她的声音温柔得如拂过树叶的春风：“九爷放心，我会好好准备祭品的。”

如果不相信，怎么会把祭祀父母的事交给她办？赵凌朝着她微笑，笑容里却有着无法抹去的伤感。

傅庭筠紧紧地攥拳，这才克制住自己想伸手摸摸他额头的欲望。

赵凌走后，傅庭筠先请人做了赵凌父母的牌位，然后蒸馒头、蒸年糕，又因为铺子休市，三牲祭品已经买不到了，就用面粉捏了些猪牛羊之类的代替。到了大年三十，摆上鸡鸭鱼肉，倒也很是丰盛。

拜过祖先，不分主仆地围在一起吃了个团圆饭，子时放了鞭炮，大家说说笑笑地守了岁。

到了大年初一，郑三奉傅庭筠之命拿了赵凌的帖子往各位大人府门外的簋子里一投，算是赵凌给各位大人拜了年，也就没什么事了，关起门来每天就想着做些什么好吃的。

转眼间到了元宵节，郑三带着阿森和临春去街上看社火，傅庭筠和郑三娘在家里做针线。已经立了春，过些日子风吹在脸上就没有了寒意，赵凌该换春衫了。她父亲是正六品的官员，俸禄还不够买一本中意的宋刻，何况是赵凌。柴多米多，不如日子多，还是得想法子省着点花才是。

第二天一大早，有人来叩门，“傅姑娘，傅姑娘！”

声音有些熟，傅庭筠却想不起来是谁。

郑三去开了门，进来的是鲁氏的贴身婢女雪梅，她身后还带着两个粗使的婆子，一个手里提着攒盒，一个手里捧着五六匹金光闪闪的遍地金的尺头。

“傅姑娘在不在家？”她笑吟吟地给郑三福了福，“我们家姨太太来看望傅姑娘。”

郑三抬头看见矜持地站在门外的鲁氏，忙告了一声罪，叫了郑三娘去通禀。

傅庭筠心里隐隐有点明白是为什么，想到赵凌，她犹豫了片刻，让郑三娘请鲁氏进来。鲁氏不过十七八岁，身段娇柔，相貌清丽，虽然出身西北，却有着江南水乡女子的婉约。

“姑娘没有搬过来的时候就常听将军提起姑娘，”她态度十分谦和，“早就应该常过来看看，后来又听说姑娘在守孝，怕打扰了姑娘，就来得少了些。前几天将军又提起姑娘，说姑娘有一手好厨艺，特别是那口蘑桃仁余双脆，肚仁雪白，鸭胗脆嫩，爽利可口，做得十分地道，赞不绝口。这几天将军公事繁忙，吃什么都没有胃口，我看着心里着急，只好厚着脸皮来向姑娘讨教这菜怎么做，还请姑娘不要嫌弃我笨手笨脚，教教我。”

绝口不提什么规矩，只说要跟着她学做菜，委婉又妥帖，一看就是个聪明人，想必早就和陌毅商量好了。

傅庭筠笑着应诺，两人说说笑笑，约了做菜的时间。

从那以后，鲁氏就每天都来，或是要学做菜，或是拿了针线过来让傅庭筠看，或是做了画、写了诗让傅庭筠指点；又看见她忙着给赵凌和杨玉成等人做春衫，把身边的几个丫鬟带来了过来，让他们帮着郑三娘做针线。

那几个丫鬟的针线很不错，只是傅庭筠还是觉得自己亲手做的比较放心，赵凌的

衣衫鞋袜依旧是她做，几个丫鬟就帮着做杨玉成等的。

这件事被戚太太看在眼里。她看着傅庭筠家的烟囱，特意挑了个鲁氏跟着傅庭筠学做菜的时候来拜访，然后一惊一乍地进了厨房。

“真没想到，傅姑娘灶上的手艺也这么好，瞧这驼蹄羹做的，细腻滑润，酥烂可口。”她拿起调羹就舀了一口到嘴里，“好吃，好吃！”又故意问傅庭筠，“姑娘是平凉县人吧？怎么会做我们张掖的菜？”对挽着衣袖站在一旁的鲁氏视若无睹。

傅庭筠有些头痛，笑道：“有一次九爷叫了喜沁楼的席面，正好有这一道，我看着九爷喜欢，就留了些心。”

“傅姑娘可真是兰心蕙质啊！”她说了一大通，然后像来的时候一样突兀地告辞了。

傅庭筠摸不着头脑。鲁氏的脸色却很难看，勉强朝着她笑了笑，借口身体不舒服，也告辞了。

不知道这两人有什么恩怨。傅庭筠可不想被人忽悠，差了郑三出去打听。

戚太太和鲁氏的事没有打听看，倒是听到后街这一边的人都在传，说傅庭筠如何擅长做菜，就是鲁氏，也低着头向傅庭筠请教。

这个消息肯定是戚太太传出去的。她无意把别人当成垫脚石，不禁暗暗生愠。

庄浪卫送来了赵凌的信。傅庭筠这才知道，原来年前赵凌陪着鲁成去了一趟镇番卫，遇到大风雪，耽搁了回程，待回了庄浪卫，鲁成又急着给颖川侯送年节礼，他根本就没有收到她的信。

“真是的！”傅庭筠红着脸小声嘀咕着，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一个适合放信的匣子，特意吩咐郑三上了一趟街，买了一个雕红漆刻着缠枝纹的匣子回来，小心地把信放了进去，藏在了床头的炕柜里。

到了晚上，一个人借着昏黄的灯光静静地给赵凌回信，只问他的日常起居，其他的，只字未提。

元月底，下了一场大雪。雪来得又急又猛，一天一夜的工夫，积雪已过了膝。

郑三和阿森拿着扫帚和锹在院子里扫雪，看见分守庄浪卫的参将王义夫人身边的贴身妈妈由两个小丫鬟簇拥着从门前走过。

两个人都是好记性，远远地给她们行了个礼。

王夫人的贴身妈妈就客气地和他们寒暄：“傅姑娘这些日子可好？”

“谢谢您惦记，一切安好！”郑三笑着，“您这是从哪里来？天气这么冷，不如进屋来喝一杯热茶再走。”

“多谢了！”王夫人的贴身妈妈笑道，“我刚去了镇抚司陈吏目家，奉了我们家夫人之命，还有事要去见王太太。”见郑三满脸的困惑，又解释道，“王太太是张掖富商王老爷的太太，因和我们家老爷同姓，所以和我们家夫人认了干姊妹。城里冻死了不少人，我们家夫人想在城西施饼，请了陈太太和王太太去府里商量这事。”

“这可是积功德的大好事啊！”郑三是逃过荒的人，知道这个时候一粥一饭都可能救一条人命，颂扬的话说得十分真挚，不像有些人是表面上的客气。

王夫人的贴身妈妈听着心里十分舒坦，和郑三说了一会儿话才走。

郑三回去讲给了郑三娘听，郑三娘和傅庭筠一起做针线的时候不免有些感慨：“还好遇到了姑娘，不然在雪地里受冻的说不定就有我们。”

外面乌云密布，北风呼啸，震得窗棂咣咣直响，他们坐在烧得火热的炕上，身上暖烘烘的。

傅庭筠就笑着问她是这么一回事。郑三娘把郑三遇到王夫人贴身妈妈的事告诉了傅庭筠。

傅庭筠听着神色渐渐凝重起来，吩咐郑三娘：“你去封十两银送到王夫人那里，就算是我们捐的。银子虽少，是一片心意，还请王夫人不要嫌弃。”

力所能及地帮帮别人，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何况郑三娘本就出身寒微，是吃过苦的人。她喜出望外，连声赞扬傅庭筠是菩萨心肠，还道：“我也跟着捐五分银子吧！”

傅庭筠自然答应。

郑三娘高高兴兴地用戥子称了十两银子，不顾外面又下起了雪，打着伞，高一脚低一脚地去了王夫人那里，直到掌灯时分才回来。

“我在街上看见冻死的人了！”她抖着身上的雪，面孔有些发白，“是个小孩子，和我们家临春差不多大。”说着，抹起眼泪来。

傅庭筠闻言心情沉重，晚上写信给赵凌，问他那边的天气如何。

雪下了七八天才放了晴，街上到处是泥水，郑三出去买灯油回来告诉傅庭筠：“城西开始施饼了。”

傅庭筠想了想，让郑三娘去王夫人那里，“看那边要不要人帮忙。要是缺人手，你就留在那里帮几天。”

郑三娘爽爽快快地应了，去了王夫人那里。王夫人那里正好缺个揉面的。

郑三娘每日早早起来做了早膳温在锅里，然后去城西帮忙。

戚太太过来串门，见是阿森帮着上的茶，问起郑三娘：“莫非是受了凉？我们街角那个回春堂的祝郎中不错，你去抓药，报我们家老爷的名字，他定会多送你一把甘草或是金银花。”

傅庭筠笑着道了谢，把郑三娘去城西帮着施饼的事告诉了戚太太。

这件事官衙里的各位太太都知道，戚太太小气惯了，觉得这样没名没分地捐钱还不如到庙里多烧几炷高香。王太太来问的时候，她支支吾吾的，把这事给搪塞过去了。又怕别人问起失了颜面，想着赵凌并不是总兵府衙门的，傅庭筠又是个未出阁的姑娘，定不知道这件事，这才过来走动走动。没想到傅庭筠不仅知道这件事，而且还让家里的奴婢去城西帮忙。她顿时觉得脸上有些挂不住，讪讪然地道：“你也知道我们家，四五个孩子要养活，平日家里都难得吃顿肉……要不我捐五分银子吧？”一边